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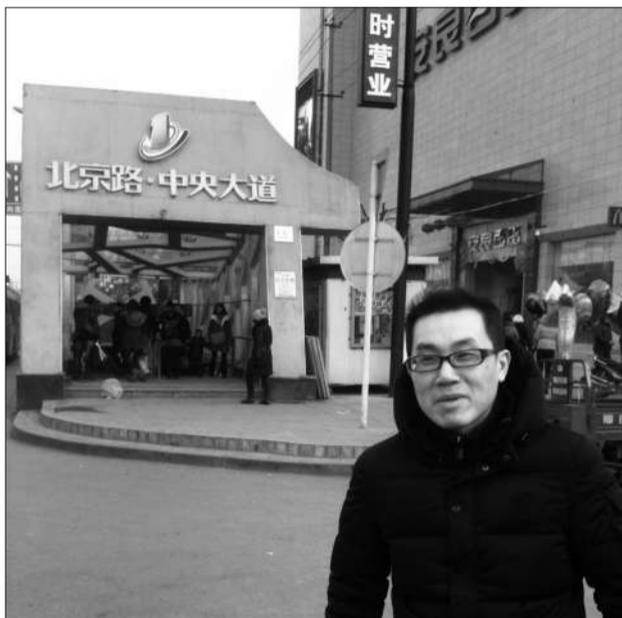


(第 35 期)

小城得了大城病

地点：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

乡言：作为地级市的一个区，沙市这几年已开始显露大城市的特点，甚至是“城市病”。比如交通拥堵、房价上涨、商业设施及休闲娱乐业的集中兴起等。



——老友杨喆

沙市最繁华的一条路当属北京路。

本报记者 汤旻 摄

回家过年前，老友杨喆问我：“北京堵得厉害吗？”

“嗯，很堵。”

“沙市也开始堵了。”

回家后发现，如杨喆所说，一些在大城市出现的“城市病”，比如交通拥堵、房价上涨、商业设施及休闲娱乐业的兴起等，开始在沙市这个地级市的一个区里出现。

买车人多，车位难找

杨喆的家在沙市的梅台巷。他每次路过江汉十字路口，会发现又堵车了。而在前几年的记忆中，沙市几乎是不堵车的。

在沙市，最繁华的一条路当属北京路，这条横贯东西的主干道据称日均客流达10万人次。其中便河至江汉这一段更因集合商场、超市、影院等商业、休闲娱乐设施，人气最旺。杨喆说，沙市大概从2008年、2009年出现明显的堵车，像江汉路口，特别是晚高峰时，堵得厉害。“主要就是车多了。”他说，这两三年，身边的亲友纷纷买车。

停在路边的车越来越多。不仅是北京路这种主干道，像沙市文化宫路等一些次干道和支路，几乎停满了车。

他说，他堂哥在2009年买了车，由于是老小区，没有车位，找了好久，最终在离家较远的地方租到一个停车位，每月200元钱。

一同事也曾向他抱怨，有时开车想去江汉看电影，车子都得停到约1公里外的沙隆达广场附近，再走路去影院。

他还听说，此前有些人看准了商机，买了一些车位，现在一转身都大赚一笔。

量贩式歌厅生意红火

说起休闲娱乐这块儿，在沙市有两个地方不得不提：一是文化坊的网吧，二是梅台巷的K歌房，两处分居繁华的北京中路南北两侧。在过去曾满足了一些年轻人精神的追求。

平时，杨喆闷了，他会临时去文化坊，随便赶上哪个人少的网吧就进去，独自玩一下午游戏，晚上回梅台巷吃手工米粉。

当时，文化坊集中了很多家网吧和PS电玩室。在网络兴起的那个年代，文化坊见证了不少年轻人的成长。有的来玩网游，有的只是单纯聊天，遇到投缘的见个面，伊人就在隔壁网吧。

位于北京中路南侧的梅台巷集纳了各种卡拉OK厅。歌房多为私人承租后所开，条件虽然一般，但生意很火。特别是周末和节假日，一房难求。唱罢之后，在梅台巷口吃上一碗手工米粉，喝点小酒，已是常规套路。

杨喆家曾在梅台巷开了一间K歌房，一开始还行，后来生意转淡就关了。“现在这两个地方人气已大不如前。”杨喆说，梅台巷里的K歌房如今只剩下几家。取而代之的是一些量贩式歌厅，生意红火。

杨喆说，北京中路正将一些商业、娱乐设施聚集在其周边，形成一个大

的消费街区，有点类似北京的王府井。

去年初，北京中路下开通了一条长约1公里的地下商业街，商业街定位为中高档消费，设有美食广场、名品街、运动休闲街等主题街区，集吃、喝、购、游于一体，吸引着年轻人的钱包。

房价跟着涨起来

随着城市的发展，部分县市的人们也来到市里工作，买房定居。

在喧闹的街头，聚集着来自不同地方，操着不同口音的人们。在邮局收寄包裹工作的杨喆更能感受到这一点。

这个城市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但杨喆也感叹，“属于我们的回忆也越来越少了”。

他曾就读的便河路二小、二中都拆了。位于北京中路便河和江汉两端的地标性建筑红旗大楼和江汉影院都没了。

当地的房价跟着不停地涨，现在稍好的新盘要5000元以上。“几个月的工资才能买一平米。”未婚的杨喆说他买不起。

在物价的影响下，沙市那些好吃的早点也都跟着涨价。

1月26日下午，坐在黄家塘一家牛肉米粉馆里，杨喆扒拉着6元钱一碗的米粉，问我：“尝尝这米粉的味道，怎样？”

见我点头，他接过自己的话说：“这么多年，味道还和以前一样。”说着，他吃完最后几口，咕嘟咕嘟连汤都喝了。

本报记者 汤旻

大城难觅小时梦

地点：北京市西城区

乡言：我心中的北京是安静的、朴质的，就如同我迎娶的那个不爱化妆的女孩，同这座熙熙攘攘的现代大都市没有关系。现在的北京是一座装帧豪华、配套齐全的集体宿舍，却不再是小破孩儿们的故乡。



——同学阳寒

2002年5月24日，拆迁后新建成的德外大街通车。本报资料图片

我的高中时代，是在北京西城区一所百年名校度过的，班上的很多同学都是老城胡同孩子。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之后，班上很多同学的家开始被拆迁。

当年，高中同学阳寒向所有人夸下海口说他家要拆迁住大房，令人羡慕嫉妒，结果那片儿破平房竟坚守了11年，成为整个德外地区数次拆迁的漏网之鱼。

今年，已娶妻生子的阳寒，老屋终于即将拆迁。不过，一家人开始有些不舍。

胡同里探险的童年

阳寒的家现在是德外最破一片平房，属于很早以前的单位公租房，大约有二三十个小院，冬天冷，夏天没地儿洗澡。

29年前，狗年的冬天，阳寒出生在这片平房里，而且是比较靠近公厕的一间。

这片平房极少有独门独院，一般都是几家人合院住。阳寒的童年充满探险色彩。他小学同学都住在附近胡同，胡同之间不是横平竖直，而是由几个神秘的通道连在一起。阳寒经常在前往同学家的途中，迷失在胡同深处。

9岁时，阳寒人生第一次拥有了零花钱，他出手买了两串羊肉串。这个烤串摊，是在北京孩子眼中很有名的清真寺烤串。后来，烤串摊拆掉了，工美大厦平地而起。

门口排队的，不再是攥着一把毛票儿的孩子，而是衣着光鲜的大人。

等着拆迁却未被拆

2001年，为修建八达岭

高速公路，德外大街整体扩建，原先两车道要拓宽，大部分的平房区被拆掉。

那时，很少有钉子户，胡同里的百姓们盼星星盼月亮地等着住大房子。阳寒的妈妈每天对儿子念叨，说给个房子就行，别太远，够咱们一家三口住就足够了。

随后，阳寒的妈妈跑遍亲戚家借钱凑了二十几万，在通州买了一套房，准备作为拆迁时的中转站。房本上写着阳寒的名字。

后来，安定门外拆了，朝外拆了，二环外开始大规模拆迁。我的一些同学忽然都搬到了回龙观、大兴黄庄的安置房，找同学不再是胡同深处的探险，而是头一回知道公交车能坐这么老远。

然而，在德外地区的拆迁中，阳寒家漏了网。那片儿最破的平房，愣是没动。

真的来拆舍不得走

慢慢地，德外变成了一片巨大工地，不再有胡同。阳寒说，他们拆掉了他的童年。

后来，德外的回迁楼、写字楼渐起。

2005年，阳寒和女友在南三环外闪电贷款买了房。首付是他和女友两家父母出的钱。

阳寒一边还房贷，一边继续耐心等待老屋拆迁。最近十年，原先破旧的德外一带拆了80%，比阳寒家还破的平房都先拆了。阳寒家还是没拆。

这十年，北京的商品房越来越贵，拆迁协议越签越艰难，老百姓不但盼拆迁改善生活，而且将拆迁视作一辈子，甚至子孙后代一辈子

获利的最大筹码。

2010年底，拆迁布告这次真的贴进了德外这片最破的平房，阳寒一家却不愿走了。

几次拆建之后，德外已由平房区变成了生活便利的地方。阳寒的妈妈说，住惯了，不愿搬家了。

阳寒妈妈也不再说给个房就行了，她说，动动嘴皮子顶我十年挣的工资。

开发商来谈了几回，还是没拆动。

不再是小时的故乡

眼看小时的北京变了样，就像心爱的情人走了样一般，真要面临拆迁的阳寒，也有了危机感。

他开始寻找北京城的每一丝残存的记忆。冬天，他租冰鞋到后海滑冰。他成了国安的铁杆球迷，不看国足也要看国安。后来，他开始博爱于国内的各个古镇。他说，自己有故乡情结，只要看到一座古镇保留着原貌，恍若故土还在，心中便安。

春节，北京城日渐寂静。素日挤成贴画儿的地铁、二环、三环都变得空空荡荡。临近除夕，阳寒转发了一条微博“终于离开了首都，回到了老家北京”。但是，这依然不是他的精神家乡。

他说，他心中的北京是安静的、朴质的，就如同他迎娶的那个不爱化妆的女孩，同这座熙熙攘攘的现代大都市没有关系。

在他看来，现在的北京是一座装帧豪华、配套齐全的集体宿舍，却不再是小破孩儿们的故乡。

本报记者 温蒂